古今小說


汪信之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白髮酥隄老嫗不知生長何年相隨寶駕共南遷
往事能言舊沐○前度君王遊幸一時詢舊淒然
魚羹妙製味猶鮮雙手擎來奉獻

話說大宋乾道淳熙年間孝宗皇帝登極奉高宗爲
太上皇那時金邦和好四郊安靜偃武修文與民同
樂孝宗皇帝時常奉着太上乘龍舟來西湖玩賞湖
上做買賣的一無所禁所以小民多有乘着聖駕出
遊趁趁生意只賣酒的也不止百十家且說有箇酒

家婆姓宋排行第五喚做宋五嫂原是東京人氏造得好鮮魚羹京中最是有名的建炎中隨駕南渡如今也僑寓蘇隄趕趁一日太上遊湖泊船蘇隄之下聞得有東京人語音遣內官召來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監認得他是汴京樊樓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魚羹奏知太上太上題起舊事悽然傷感命製魚羹來獻太上嘗之果然鮮美即賜金錢一百文此事一時傳遍了臨安府王孫公子富家巨室人人來買宋五嫂魚羹與那老嫗因此遂成巨富有詩爲證

一碗魚羹值幾錢　舊京遺製動天顏

特人估價米爭市　半買君恩半買鮮

又一日、御舟經過斷橋、太上捨舟閒步、看見一酒肆精雅、坐啟內設個素屏風、屏風上寫風入松詞一首詞云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移殘酒、來尋陌上花鈿、

太上覽畢、再三稱賞、問酒保此詞何人所作、酒保答

言此乃太學生于國寶醉中所題太上笑道此詞雖然做得好但末句重移殘酒不免帶寒酸之氣因索筆就屏上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召于國寶見駕欽賜翰林待詔那酒家屏風上添了御筆遊人爭來觀看因而飲酒其家亦致大富後人有詩單道于國寶醉題太上之事詩曰

素屏風上醉題詞　不道君王盻俫奇
若問姓名誰上達　酒家即是魏無知

又有詩讚那酒家云

御筆親刪墨未乾　滿城聞說盡爭看

一點派居俠踐湯　都信皇家雨露寬

那時南宋承平之際無意中受了朝廷恩澤的不知多少同時又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俠不得際會風雲被小人誣陷激成大禍後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此乃命也時也運也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退雷轟薦福碑

話說乾道年間嚴州遂安縣有箇富家姓汪名孚字師中曾登鄉薦有財有勢專一武斷鄉曲把持官府爲一鄉之豪霸因殺死人命遇了對頭將汪孚問配吉陽軍去他又買緣魏國公張浚假以募兵報効爲

由得脫罪籍回家益治資產復致大富他有箇族親兄弟汪乘字信之是箇文武全才從幼只在哥哥身邊居住因與哥哥汪孚酒中爭論一句閒話學口氣隻身逃走出門口裏說道不發千金誓不還鄉身邊只帶得一把雨傘並無財物思想那裏去好我聞得人說淮慶一路有耕冶可業甚好經營且到彼地再作道理只是沒有盤纏心生一計自小學得些鎗棒拳法在身那時抓搊衣袖做箇把勢模樣逢着馬頭聚處便幾路空拳將這傘權爲鎗棒撇箇架子一般有人喝采賞發幾文錢便討買些酒飯用度不一日

沒了揚子江一路村店兒都盡至此處俱沒了宿處
又行三十里地名麻地坡看見荒山無數只有破古
廟一所絕無人居山上都是炭材汪革道此處若起
箇鐵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於是將古廟爲
家在外糾合無籍之徒因山作炭賣炭買鐵就起箇
鐵冶鑄成鐵器出市發賣所用之人各有職掌恩威
並著無不欽服數年之間發箇大家事起來遣人到
嚴州取了妻子來麻地居住起造廳屋千間極其壯
麗又占了本處酤坊每歲得利若干又打聽望江縣
有箇天荒湖方圓七十餘里其中多生魚蒲之類汪

萬承佃爲己業湖內漁戶數百皆服他使喚每歲收他魚租其家益富獨霸麻地一鄉鄉中有事俱由他武斷出則佩刀帶劍騎從如雲如貴官一般四方窮民歸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願出死力又爲家財交結附近郡縣官吏若與他相好的酒杯來往若與他作對的便訪求他過失輕則遣人訐訟敗其聲名重則私令亡命等於沿途劫害無處蹤跡以此人人懼怕交驩恐後分明是

郭解重生　朱家再出
氣壓鄉邦　名聞郡國

不顧國計。只植私黨。大臣之敗。今古一律。[illegible]

話分兩頭。却說江淮宣撫使皇甫倜爲人寬厚。頗得士心。招致四方豪傑。就中選驍勇的。厚其資糧。朝夕訓練。號爲忠義軍。宰相湯思退忌其威名。要將此缺替與門生劉光祖。乃陰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倜靡費錢糧。招致無賴兇徒。不戰不征。徒爲他日地方之害。朝廷將皇甫倜革職。就用了劉光祖代之。那劉光祖爲人又畏懦。又刻薄。專一阿奉宰相。乃悉反皇甫倜之所爲。將忠義軍撒散遣歸田。不許占住地方生事。可惜皇甫倜幾年精力。訓練成軍。今日一朝而散。這些軍士。也有歸鄉的。也有結夥走綠林中道路的。就

中舉表二人程彪程虎荊州人氏弟兄兩箇都學得一身好武藝被劉光祖一時驅逐平日有的請受都花消了無可存活思想投奔誰好猛然想起洪教頭洪恭今住在太湖縣南門倉巷口開箇茶坊他也曾做軍校昔年相處得好今日何不去奔他共他商議資身之策二人收拾行李一逕來太湖縣尋取洪恭洪恭恰好在茶坊中相見了各叙寒溫二人道其來意洪恭自思家中蝸窄難以相容當晚殺雞爲黍管待二人送在近處菴院歇了一晚次日洪恭又請二人到家中早飯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多承二位遠來

本當留住幾時爭奈家貧待慢令指引到一箇去處管取情投意合有箇小小富貴二人謝別而行將書札看時上面寫道此書送至宿松縣麻地坡汪信之十二爺開拆二人依言來到麻地坡見了汪華將洪恭書札呈上汪華拆開看時上寫道

侍生洪恭再拜字達信之十二爺閣下自別台顔時切想念茲有程虎程彪兄弟武藝超羣向隸籍忠義軍今為新統帥散遣不用特奉薦至府乞留爲館賓令郎必得其資益外敝縣有湖蕩數處頗有出產閣下屢約來看何遲遲耶專候撥冗一臨

若得之亦美案也

汪華看畢大喜即喚兒子汪世雄出來相見置酒款待打掃房屋安歇自此程彪程虎住在汪家朝夕與汪世雄演習弓馬點撥鎗棒不覺三月有餘汪華有事欲往臨安府去二程聞汪華出門便欲相別汪華問道二兄今往何處二程答道還到太湖會洪教頭則箇汪華寫下一封回書寄與洪恭正欲發二程起身只見汪世雄走來向父親說道鎗棒還未精熟欲再留二程過幾時講些陣法汪華依了兒子言語向二程說道小兒頓教未全且屈寬住一兩箇月待

不才因家奉送二程見汪革皆留只得往了却說汪革到了臨安府幹事已畢朝中訛傳金虜敗盟詔議戰守之策汪革投匭上書極言向來和議之非且云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江淮乃東南重地廢遣忠義軍最爲非策云云又云臣雖不才願倡率兩淮忠勇爲國家前驅恢復中原以報積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天子覽奏下樞密院會議這樞密院官都是怕事的只曉得臨渴掘井那會得未焚徙薪況且布衣上書誰肯破格薦引又未知金韃子真個殺來也不且不覆奏只將溫言好語款留汪革在本府候用汪革因此

逗留臨安急切未回正是

將相無人國內虛　布衣有志枉嗟吁
黃金散盡貂裘敝　悔向咸陽去上書

話分兩頭再說程彪程虎二人住在汪家將及一歲胸中本事傾倒得授與汪世雄指望他重重相謝那汪世雄也情願厚贈奈因父親汪華一去不回二程等得不耐煩堅執要行汪世雄苦苦相留了幾遍到後來畢竟留不住了一時手中又值空乏打并得五十兩銀子分送與二人每人二十五兩衣服一套置酒作別席上汪世雄說道重承二位高賢屈留賜教

本當厚贈只因家父久寓臨安二位又堅要去世雄手無利權只有些小私財權當路費改日二位若便道光顧尚容補謝二人見銀兩不多大失所望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洪教頭說得汪家父子萬分輕財好義許我箇小富貴特特而來淹留一載只這般賞發起身比着忠義軍中請受也爭不多早知如此何不就汪華在家時即便相辭也少不得助些盤費如今汪華又不回來獃待再住些時又喫過了送行酒了只得怏怏而別臨行時與汪世雄討封回書與洪教頭汪世雄文理不甚通透便將父親先前寫下這

封書遞與二程托他致意二程收了汪世雄又送一程方纔轉去當日二程走得困乏到晚尋店歇宿沽酒對酌各出怨望之語程虎道汪世雄不是箇三歲孩兒難道百十貫錢鈔做不得主直恁裝窮推故將人小覷程彪道那孩子雖然輕薄也還有些面情可恨汪革特地相留不將人為意數月之間書信也不寄一箇只說待他回家奉送難道十年不回也等他十年程虎道那些倚着財勢橫行鄉曲原不是什麼輕財好客的孟嘗君只看他老子出外兒子就支不動錢鈔便是小家樣子程彪道那洪教頭也不識人

難得別沒箇相識倘爲到這三索討去處二箇一遍一句說了半夜喫得有八九分酒了程虎道汪草寄與洪教頭書書中不知寫甚言語何不拆來一看程彪真箇解開包裹將書取出濕開封處看時上寫道

侍生汪草再拜稽首于敬教師門下久別懷念得手書如對面言可知也承爲二程即留與小兒相處奈彼欲行甚促僕又有臨安之遊不得厚賄有負本意慚愧慚愧

書尾又寫細字一行云

別諭僕從臨安回即得踐約計期當在秋涼矣草

再拜

程虎看罷大怒道你是箇富家將地投奔你一場便多將金帛結識我們久後也有相逢處又不是雇工代役義甚日子久近却說道欲行甚促不得厚贈主意原自輕了程虎便要將書扯碎燒毁却是程彪不肯依舊收藏了說道洪教頭薦我兄弟一番也把箇回信與他使他曉得沒甚湯水程虎道也說得是當夜安歇無話次早起身又行了一日第三日趕到大湖縣見了洪教頭洪恭在茶坊內坐下各叙寒温原來洪恭向來娶下箇小老婆喚做細姨最是帮家做

怕婆之旨如此

去看鬻絲絹不辭辛苦洪恭十分寵愛只是一件那婦人是勤苦作家的人水也不捨得一盃與人喫的前次程彪程虎兄弟來時洪恭雖然送在菴院安歇却費了他飢荐兩瓮被那婦人絮聒了好幾日今番二程又來洪恭不敢延款了又乏錢相贈家中存得幾疋好絹洪恭要贈與二程料是細娘不肯自到房中取了四疋揣在懷裏剛出房門被細娘撞見攔住道老無知你將這絹往那里去洪恭遮掩不過只得央道程家兄弟是我好朋友今日遠來別我還鄉無物表情你只當權借這絹與我休得違拗細娘道老

娘千辛萬苦織成這絹不把來白送與人的你自家有絹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娘洪恭又道他好意遠來着我酒也不留他喫三杯了這四疋絹怎省得我的娘好歹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說罷就走細姨扯住衫袖道你說他遠來有甚好意前番白白裏喫了兩頓今番又做指望這幾疋絹老娘自家也不捨得做衣服穿他有甚親情往來却要送他他要絹時只教他自與老娘取討洪恭見小老婆執意不肯又怕二程等久只得發箇狠灑脫袖子逕奔出茶坊來惹得細姨恨急發起話

來道甚麼沒廉恥的光棍、非親非眷、不時到人家蔔惱、各人要達時務、便好、我們開茶坊的人家有甚大出產、常言道貼人不富自家窮、有我們這樣老無知老禽獸、不守本分、慣一招引閒神野鬼上門、閑炒看你沒飯在鍋裏時節、有那箇好朋友把一斗五升來資助你、故意走到屏風背後千禽獸萬禽獸的罵、原來細娘在內爭論時、二程一句句都聽得了、心中十分焦躁、又聽得後來罵詈好沒意思、不等洪桀作別取了包裹便走、洪恭隨後趕來、說道小妻因兩日有些反目、故此言語不順、二位休得計較、這粗綿四疋

權折一飯之敬休嫌微鮮程彪程虎那里肯受抵死推辭洪恭只得取絹自同細姨見有了絹方纔住口正是

從來陰性吝嗇　一文割捨不得
剝盡老公面皮　惡斷朋友親戚

大抵婦人家勤儉惜財固是美事也要通乎人情比如細姨一味慳吝不存丈夫體面他自躲在房室之內做男子的免不得出外如何做人為此恩變為仇招非攬禍往往有之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閒話休題再說程彪程虎二人動

意又見洪教頭指望照前款留他便須納些心腹再求
他薦到箇好去處又作道理不期反受了一場辱罵
思量沒處出氣所帶汪革回書未投想起書中有別
諭候秋涼踐約等話不知何事心裏正恨汪革何不
將他謀叛之情兩處氣都出了好計好計只一件這
書上原無實證難以出首除非如此如此二人議了
太湖縣行至江州在城外覓箇旅店安放行李次日
弟兄兩箇改換衣裝到安撫司衙門前走了一回回
來喫了早飯就道多時不曾上潯陽樓今日何不去
一看兩箇鎖上房門帶了些散碎銀兩逕到潯陽樓

來那樓上遊人無數二人倚欄觀看忽有人扯着程彪的衣袂叫道程大哥幾時到此程彪回頭看認得是府內慣緝事的諢名叫做張光頭程彪慌忙叫兄弟程虎一齊作揖說道一言難盡且同坐喫三杯慢慢的告訴當下三人揀副空座頭坐下分付酒保取酒來飲張光頭道聞知二位在安慶汪家做教師甚好際遇程彪道甚麼際遇幾乎弄出大事來便附耳低言道汪革久霸一鄉漸有謀叛之意從我學弓馬戰陣莊客數千都教演精熟了約大湖洪教頭洪恭秋涼一同舉事教我二人糾合忠義軍舊人爲內應

我二人不從逃走至此。張光頭道有甚證驗。程虎道見有書札托我回復洪恭我不曾替他投遞張光頭道書在何處借來一看。程彪道在下處三人飲了一回還了酒錢。張光頭直跟二程到下處取書看了道。這是機密重情不可洩漏不才即當稟知宣撫司二位定有重賞說罷作別去了。次日張光頭將此事密密的稟知宣撫使劉光祖光祖即捕二程兄弟置獄取其口詞并汪華復洪恭書札密地飛報樞密府樞密府官大驚商量道汪華見在本府候用何不擒來鞫問差人去拿汪華時汪華已自走了原來汪華素

性輕財好義，樞密府裏的人，一箇箇和他相好，聞得風聲預先報與他知道，因此汪革連夜逃回，樞密府官見拿汪革不着，愈加心慌，便上表奏聞天子，天子降詔責令宣撫使捕汪革、洪恭等，宣撫司移文安慶李太守，轉行太湖宿松二縣，拿捕反賊，却說洪恭在太湖縣，廣有耳目，聞風先已逃避無獲，只有汪革家私浩大，一時難走，此時宿松縣令正缺，只有縣尉姓何名能，是他權印，奉了郡檄，點起士兵二百餘人，望麻地進發，行不十里，何縣尉在馬上思量道，聞得汪家父子驍勇，更兼冶戶漁戶，不下千餘，我這一去可

不枉送了性命、乃與上兵都頭商議、向山谷僻處屯住數日回來稟知李太守道、汪華反謀果是真的、莊上器械精利、整備拒捕、小官寡不敵衆、只得回軍、伏乞鈞旨別差勇將前去、方可成功、李公聽信了、便請都監郭擇商議、郭擇道汪華武斷一鄉目無官府已非一日、若說反叛其情未的、據稱拒捕、何曾見官兵殺傷、依愚見不須動兵、小將不才情願挺身到彼、觀其動靜、若彼無叛情、要他親到府中分辨、他若不來、勦除未晚、李公道都監所言極當、即煩一行、須體察仔細、不可被他瞞過、郭擇道小將理會得、李公又

問道將軍此行帶多少人去郭擇道只親隨十餘人足矣李公道下官將一人幫助郎與緝捕使臣王立到來王立朝上唱箇喏立於傍邊李公指着道此人膽力頗壯將軍同他去時緩急有用原來郭擇與汪革素有交情此行輕身而往本要勸諭汪革周全其事不期太守差王立同去他倚着上官差遣便要誇才賣智七嘴八張連我也不好做事了欲待推辭不要他去又怕太守疑心只得領諾怏怏而別次早王立抓扎停當便去催促郭擇起身又向郭擇道郡中捕賊文書須要帶去汪革道斷來便來不來時小人

綁着都監一條麻繩扣他頭皮王法無親那怕他走上天去郭擇早有三分不樂便道文書雖帶在此一時不可說破還要相機而行王立定要討文書來看郭擇只得與他看了王立便要拿起却是郭擇不肯自己收過藏在袖裏當日郭擇和王立都騎了馬手下跟隨的不上二十箇人離了郡城望宿松而進却說汪革自臨安回家已知樞密院行文消息正不知這場是非從何而起却也自持沒有反叛實跡跟腳牢實放心得下前番何縣尉領兵來捕雖不曾到麻地已自備細知道這番如何不打探消息聞知郡中

好漢真才女英

又差郭都監來帶不滿二十人只怕是誘敵之計預
戒莊客大作准備分付兒子汪世雄埋伏莊丁伺候
倘若官兵來時只索抵敵毋說世雄妻張氏乃太湖
縣監賈張四郎之女平日最有智數見其夫裝束問
知其情乃出房對汪革說道公公素以豪俠名積漸
爲官府所忌若其原非反叛官府亦自知之爲今之
計不若挺身出辨得罪猶小尚可保全家門倘一有
拒捕之名弄假成真百口難訴悔之無及矣汪革道
郭都監吾之故人來時定有商量遂不從張氏之言
再說郭擇到了麻地還至汪革門首汪革早在門外

迎候說道不知都監駕臨荒僻失於遠接郭擇道郭
某此來甚非得已信之必然相諒兩箇揖讓升廳分
賓主坐定各叙寒温郭擇看見兩廂廊裝客往來不絕
明晃晃擺着刀鎗心下頗懷悚懼又見王立跟定在
身傍不好細談汪革開言問道此位何人郭擇道此
乃太守相公所遣王觀察也汪革起身重與王立作
揖道失瞻休罪便請王立在廳側小閣兒內坐下另
箇主管相陪其餘從人俱在門首空房中安札一時
間備下三席大酒郭擇客位一席汪革主位相陪一
席王立另自一席餘從滿盤肉大甕酒儘他喫飽

酒中間汪華又移席書房中小坐却細叩郭擇來意郭擇隱却郎徽內言語只說道太守相公深知信之被誣命郭某前來勸諭信之若藏身不出便是無緣有緣了若肯至郡分辨郭某一力擔當汪華道且請寬飲却又探會郭擇真心要周全汪華乘王立不在眼前正好說話連次催併汪華決計汪華見逼得慌愈加疑惑。此時六月天氣暑氣蒸人汪華要郭擇解衣暢飲郭擇不肯郭擇連次要起身汪華也不放只管對着大觥相勸自巳牌至申牌時分席還不散郭擇見天色將晚恐怕他留宿決意起身說道適郭某

所言出於至誠並無半字相欺從與不從早早裁決休得兩相擔誤汪華帶着牛醉喚郭擇的表字道希顏是我故人敢不吐露心腹某無辜受謗不知所由今郎欲入郡參謁又恐郡守不分皁白阿附上官強入人罪屈雀貪生人豈不惜命今有借券四百聊奉希顏表意爲我轉限兩三箇月我當向臨安借貴要之力與樞密院討箇人情上面先說得停妥方敢出頭希顏念吾平日交情休得推委郭擇本不欲受只恐汪華心疑生變乃佯笑道平昔相知自當効力何勞厚賜暫時領愛容他日璧還那待舒手去接那借

劄誰知王觀察王立站在廳外聽得汪華將劄送郭擇自己却沒甚賄賂帶着九分九釐醉態不覺大怒拍牌大叫道好都監樞密院奉聖旨着本郡取討反犯人乃受錢轉限誰人敢擔這干係原來汪世雄率領壯丁正伏在壁後聽得此語即時躍出將郭擇一索捆番罵道吾父與你何等交情如何藏匿聖旨文書要騙吾父入郡陷之死地是何道理王立在廳外聽見勢頭不好早轉身便走正遇着一條好漢提着朴刀攔住那人姓劉名青綽號劉千斤乃汪華手下第一箇心腹家奴喝道賊子那里走王立使出殿

刀廝鬪奪路向前早被劉青左臂上砍上一刀王立負痛而奔劉青緊步趕上只聽得莊外喊聲大舉莊客將從人亂砍盡皆殺死王立肩胛上又中了一朴刀情知逃走不脫便隨刀仆地推做僵死莊客將撓鈎拖出和衆死屍一推兒堆向墻邊汪革當廳坐下汪世雄押郭擇當面搜出袖內文書一卷汪革看了大怒喝教斬首郭擇叩頭求饒道此事非關小人都因何縣尉妄稟拒捕以致太守發怒小人奉上官差委不得已而來若得何縣尉面對明白小人雖死不恨汪革道砍下你這驢頭也罷省得那狗縣尉沒有

了證見，分付權鎖在耳房中，教汪世雄即時往炭山冶坊等處，凡壯丁都要取齊聽令，却說炭山都是村農怕事聞說汪家造反，一箇箇都向深山中藏躲，只有冶坊中大半是無賴之徒，一呼而集，約有三百餘人都到莊上，殺牛宰馬權做賞軍，莊上原有駿馬三四日行數百里價值千金那馬都有名色叫做

惺惺騮　小驄騾　番婆子

又平日結識得四箇好漢，都是膽勇過人的，那四箇

龔四八　董三　董四　錢四二

其時也都來莊上，開懷飲酒，直喫到四更盡五更初

衆人都醉倒了汪革扎挣起來真像箇好漢

頭總旋風髻　身穿白錦袍

韝鞋兜脚緊　裹肚緊身牢

多帶穿楊箭　高懸斬鐵刀

雄威眞罕見　麻地顯英豪

汪革自騎着番婆子捺馬们用着劉青又是一箇不良善的怎生模樣

剛鬚環眼威風凜　八尺長軀一片錦

千斤幾臂敢相持　好漢逢他打寒噤

汪革引着一百人爲前鋒董三董四錢四二共引三

百人爲中軍、汪世雄騎着小驄馬、引教頭四人騎着猩猩騮相隨、引一百餘人押着郭都監爲後隊、分發已定、連放三箇大銃、一齊起身、望宿松進發、要拿何縣尉、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離城約五里之近、天色大明、只見錢四二跑上前向汪革說道、要拿一箇縣尉、何須驚天動地、只消數人突然而入、綁了他來就是、汪革道、此言有理、就教錢四二押着大隊屯住、單領董三董四劉青和二十餘人前行、望見林深處一羣小兒連臂而歌、歌曰

二六　仵人姓汪　偷前朝兒過江

過江能殺了　一杯熱酒難留

歌之不已，汪華策馬近前叱之，忽然不見，心下比疑，到縣前時，已是早衙時分，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動靜，汪華卻待下馬，只見一箇直宿的老門子從縣裏而出，冒着啞隨花兒的走出，被劉青一把拿住問道，何縣尉在那里？老門子答道，昨日往東村勾攝公事未回。汪華就教他引路，逕出東門，約行二十餘里，來到一所大廟，喚做福應侯廟，乃是一邑之香火，本邑奉事甚謹，最有靈應，老門子指道，每常官府下鄉，只在這

廟裏歇宿可以問之汪革下馬入廟廟祝見人馬雄
壯刀仗鮮明正不知甚人嚇得尿流屁滾趍地迎接
汪革問他縣尉消息廟祝道昨晚果然在廟安歇今
日五更起馬不知去向汪革方信老門子是實話將
他放了就在廟裏打了中火遣人四下踪跡縣尉並
無的信看看捱至申牌時分汪革心中十分焦燥教
取火來把這福應侯廟燒做白地引衆仍回舊路劉
青道縣尉雖然不在那有妻小在官廨中若取之爲
質何愁縣尉不來汪革點頭道是行至京門尚未昏
黑只見城門已閉却是王觀察王立不曾真死負痛

逃命人報將事情一一稟知巡檢那巡檢唬得面如土色一面分付閉了城門防他囉唣一面申報郡中說汪華殺人造反早早發兵剿捕再說汪華見城門閉了便欲放火攻門忽然一陣怪風從城頭上旋將下來那風好不利害吹得人毛骨俱悚驚得那匹番婆子也直立嘶鳴倒退幾步汪華在馬上大叫一聲直跌下地來正是

未知性命如何　先見四肢不舉

劉青見汪華墜馬慌忙扶起看時不言不語好似中惡模樣不省人事劉青只得抱上雕鞍董三董四左

右防護劉青控馬而行轉到南門却好汪世雄引着二三十人帶着火把接應合為一處又行二里汪孚方纔甦醒叫道怪哉分明見一神人身長數丈頭如車輪白袍金甲身坐城堞上脚垂至地神兵簇擁不計其數旗上明寫福應侯三字那神人舒左脚踢我下馬想是神道怪我燒毀其廟所以為禍也明早引大隊到來白日裏攻打看他如何汪世雄道父親還不知道鐵四二恐防累及已有異心不知與衆人如何商議了他先洋洋而去以後衆人陸續走散三停中已去了二停父親不如回到家中再作計較汪孚

聽罷憤恨不已行至屯兵之地見龔四八所言相同郭擇還鎖押在彼汪革一時性起拔出佩刀將郭擇劈做兩截引衆再回麻地坡來一路上又跑散了許多人到莊點點人數止存六十餘人汪革歎道吾素有忠義之志忽爲奸人所陷無由自明初意欲擒拿縣尉究問根由報仇雪恥因借府庫之資招徠豪傑遊宕江淮驅除這些貪官汚吏使威名蓋世然後就朝廷招撫爲國家出力建萬世之功業今吾志不就命也對龔四八等道感衆兄弟相從不舍吾何忍負累今罪犯必死此身已不足惜衆兄弟何不將我綁

去從官自脫其禍龔四八等聽辟道哥哥說那里話我等平日受你看顧大恩今日患難之際生死相依豈有更變哥哥休將錢四二一例看待汪革道然雖如此這廝地坡是個死路若官兵一到沒有退步大抵朝廷之事虎頭蛇尾且暫爲逃難之計倘或天天可憐不絕盡汪門宗祀此地還是我子孫故業不然我汪革魂魄亦不復到此矣言訖撲簌簌兩行淚下汪世雄放聲大哭龔四八等皆泣下不能仰視汪革道天明恐有軍馬來到事不宜遲矣天荒湖有漁戶可依權且躲避乃盡出金珠將一半付與董三董四

教他變姓易名往臨安行都爲買布做流言說何縣尉迫脅汪革實無反情只當公道不平逢人分析那一半付與龔四八教他領了三歲的孫子潛往吳郡藏匿官府只慮我非去通虜決不疑在近地事平之後逕到嚴州遂安縣尋我哥哥汪師中必然收留乃將三四名馬分贈三人龔四八道此馬毛色非凡恐被人識破不可乘也汪革道若遺與他人有損無益提起大刀一刀一匹三馬盡皆殺死推前非後放起一把無情火必必剝剝燒得烈焰騰天汪革與龔楚三人就火光中灑淚分別世雄妻張氏見三歲的孩

兒去了大哭一塲自投於火而死若汪革早從其言豈有今日正是

良藥苦口　忠言逆耳
有智婦人　賽過男子

汪革傷感不已然無可奈何了天色將明分付莊客不須跟隨就聽其自便引了妻兒老少和劉青等心腹三十餘人逕投望江縣天荒湖來取五隻漁船分載人口搖向蘆葦深處藏躲話分兩頭却說安慶李太守見了宿松縣申文大驚忙備文書各上司處申報一面行文各縣招集民兵剿賊江淮宣撫使劉光

捏將事情裝點大了奏聞朝廷旨意倒下樞密院着本處統制約會各郡軍馬合力剿捕毋致蔓延劉光祖各府調兵到着約有四五千之數已知汪革燒毀房舍逃入天荒湖內又調各處船兵水陸並進又差會平江一路用兵邀截以防走逸那領兵官無非是都監提轄縣尉巡檢之類素聞汪革驍勇黨與甚眾人有畏怯之心陸軍只屯住在望江城外水軍只屯在裏湖港口搶擄民財消磨糧餉那個敢下湖捕賊住了二十餘日湖中並無動靜有幾個大膽的乘個小撐船悄悄出去望見蘆葦中煙火不絕遠遠的鼓

聲跡蹤不敢近覷，依舊棹轉，又過幾日，煙火也沒了，鼓聲也不聞了。水哨禀知軍官，移船出港，歸鑼擂鼓，搖旗吶喊而前，撐入湖中，連打魚的小船都四散躲過，並不見一隻。向蘆葦煙起處搜看時，鬼腳跡也沒一個了。但見幾隻破船上堆卻木屑和草根，燒得船板焦黑，淺渚上有兩三面大鼓，鼓上縛着羊，連羊也餓得半死了。原來鼓聲是羊蹄所擊，煙火乃木屑汪草，從湖入江，已順流東去，正不知幾時了。軍官懼罪，只得將船追去，行出江口，只見五個漁船，一字兒泊在江邊。船上立着個漢子，有人認得這船是天荒湖

[illegible]

[illegible]

內的漁船攏船去拿那漢子查問時那漢子噙着眼
淚告訴道小人姓樊名速川中人氏因到此做些小
商販買賣已畢與一箇鄉親同坐一隻大船三日前
來此江口撞着這五箇漁船船上許多好漢自稱汪
十二爺要借我大船安頓人口將這五箇小船相換
我不肯時腰間拔出雪様的刀來便要殺害只得讓
與他去了你看這箇小船怎過得川江累我重復覓
船好不苦也船上兩箇卑官商量道眼見得換船的
汪十二爺便是汪華了他人衆已散只有兩隻大船
容易算計了且放心趕去行至采石磯邊見江面上

撥列戰艦無數却是太平郡差出軍官領水軍把截
采石磯詰行船恐防反賊汪革走逸打聽消息兩處
軍官相會安慶軍官說起汪革在湖中逃走入江劫
了兩隻大客船裝載家小之事料他必從此過小將
跟尋下來如何不見采石軍官聽說大驚頓足道我
被這奸賊瞞過了也前兩日辰牌時分果有兩隻大
客船船中滿載家小其人冠帶來謁自稱姓王名中
一爲蜀中參軍任滿赴行都堂稟想來汪字半邊是
王字革字下截是中一二字此人正是汪革今已過
去不知何往矣兩處軍官度道失了汪革正賊料瞞

不過只得從實申報上司上司見汪革踪跡神出鬼沒愈加疑慮請樞密院懸下賞格畫影圖形各處張掛有能擒捕汪革者給賞一萬貫官陞三級獲其姻親家屬一口者賞三千貫官陞一級却說汪革乘着兩隻客船逕下太湖過了數日聞知官府挨捕緊急料是藏躲不了將客船鑿沉湖底將家小寄頓一箇打魚人家多將金帛相贈約定一年後來取却教劉青跟隨兒子汪世雄間道往無爲州漕司出首說父親原無反情特爲縣尉何能陷害見今逃難行都乞押去追尋免致興兵調倒此乃保全家門之計不可

遲滯世雄被父親所逼只得去了漕司看了汪世雄首詞問了備細差官鎖押到臨安府挨獲汪革一面稟知樞密等院衙門去訖却說汪革發脫家小單單剩得一身改換衣裝遥望臨安而走在城外住了數日不見兒子世雄消息想起城北廂官白正係向年相識乃夜入北關叩門求見白正見是汪革大驚便欲走避汪革扯住說道兄長勿疑某此來束手投罪非相累也白正方纔心穩開言問道官府捕足下甚急何爲來此汪革將寃情告訴了一遍如今願借兄長之力得詣闕自明死亦無恨白正留汪革住了一

好漢

宿次早報知樞密府遂下於大理院獄中獄官拷問他家屬何在及同黨之人姓名汪革道妻小都死於火中只有一子名世雄一向在外做客並不知情莊丁俱是村民各各逃命去訖亦不記姓名獄官嚴刑拷訊終不肯說却說自正不願領賞紀功恨官心下十分可憐汪革一應獄中事體皆他周旋臨安府聞說反賊汪革投到把做異事傳播滿三衙四知道了也來暗地與他使錢大尹院上官下吏都得了賄賂汪革稍得寬展遂於獄中上書大略云

臣汪革於某年某月投匭獻策願借率兩淮忠義

爲國家前驅破虜恢復中原臣志在報國如此豈有貳心不知何人誘臣爲反又不知所指何事願得其人與臣面質使臣心迹明白雖死猶生矣

天子見其書乃詔九江府押送程彪程虎二人到行都并下大理覆問其時無爲州請司文書亦到汪世雄也來了恰會着一日好不熱閙汪革父子相會一段悲傷自不必說看見對頭卻是二程兄弟出自意外倒喫一驚方曉得這場是非的來歷刑官審問時二程並無他話只推汪革所寄洪恭之書爲據汪革辨道書中所約救兵求戰前原數豈買太湖葉湖蕩並

非別情刑官道洪恭已在逃了有何對證汪世雄道聞得洪恭見在宣城居住只拿他來審便知端的刑官一時不能決權將四人分頭監候行文寧國府去了不一日本府將洪恭解到劉青在外面已自買囑解子先將程彪程虎根由備細與洪恭說了洪恭料得沒事大着膽進院遂將寫書推薦二程約汪革來看湖蕩及汪家貴發薄了二人不悅并贈絹不受之故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汪革回書被程彪程虎藏匿不付兩頭懷恨遂造此謊誣陷平人更無別故堂上官錄了口詞向獄中取出汪家父子二程兄弟面證

程虎程虎見洪恭說得的實了無言可答汪革又將何縣尉停泊中途詐稱拒捕以致上司激怒等因說了一遍問官再四推鞫無異又且得了賄賂有心要周旋其事當將判出審單略云

審得犯人一名汪革頗有俠名原無反狀始因二程之私怨妄肆告詞繼因何尉之訛言遂開兵釁察其本謀實非得已但不合不行告辨糾合兇徒擅殺職官郭擇及土兵數人情雖可原罪實難宥思其束手自投願非抗拒但行兇非止一人據革自供當時迷散不記姓名而所屬申文已有劉青

名字，合行文本處訪拿治罪，不可終成漏網，韋于世雄，知情與否，亦難懸斷，然覩無為州首詞與，同惡相濟者，不侔似宜准自首例，姑從末減，汪革照律該凌遲處死，仍梟首示眾，決不待時，汪世雄杖脊，發配二千里外，程彪程虎首事妄言，杖脊發配一千里外，俱候兇黨劉青等到後，發遣洪恭供明釋放，縣尉何能捕賊無才，罷官削籍

獄具覆奏，天子聖旨依擬，劉青一聞這個消息，預先漏與獄中，只勸汪革服毒自盡，汪革這一死，正應着宿松城下小兒之歌，他說二六佳人姓汪，汪革拼行

十二也偷個船兒過江是指刼船之事過江能幾日一盃熱酒難當汪革今日將熱酒服毒果應其言矣古來說童謠乃天上熒惑星化成小兒預言禍福看起來汪革雖不曾成什麼大事却被官府大驚小怪起兵調將騷擾幾處州郡名動京師憂及天子便有童謠預兆亦非偶然也閒話休題再說汪革死後大理院官驗過仍將死屍梟首懸掛國門劉青先將屍骸藏過半夜裏偷其頭去藁葬於臨安北門十里之外次日私對董三說知其處然後自投大理院將一應殺人之事獨自承認又自訴偷葬主人之情大理

院官用刑嚴毅，備諸毒苦，要他招出堇尾虎來，不肯言。是夜受苦不過，死於獄中。後人有詩贊云：

從容就獄申王法，慷慨捐生報主恩。
多少朝中食祿者，幾人仗義似劉青。

大理院官見劉青死了，就與箇完局。獄中取出汪世雄及程彪、程虎，決斷發配。董三、董四在外已自使了手脚，買囑了行杖的，汪世雄皮膚也不曾傷損。程彪、程虎着實喫了大虧，又兼解子也受了買囑，一路上將他兩箇難為。行至中途，程彪先病故了，只將程虎解去，不知下落。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許多銀兩，剛行

讀此見汪孚能得人死力

得三四百里將他發放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爲生不在話下再說董三董四收拾了本錢往姑蘇尋着了龔四八領了小孩子又往太湖打魚人家尋了汪家老小三箇人扮作僕者模樣一路跟隨直送至嚴州遂安縣汪師中處汪孚問知詳細感傷不已撥宅安頓龔董等都移家附近居住却有汪孚衛護地方上誰敢道箇不字過了半載事漸冷了汪師中遣龔四八董四二人往歙地坡查理舊時產業那邊依舊有人造炭冶鐵問起緣故却是錢四二爲主倡率鄉民做事就頂了汪革的故業只有天荒湖

滄戶不肯從順董四大怒罵道這反覆不義之賊恁般等用得好心下何安我拚着性命與汪信之哥哥報仇提了朴刀便要尋錢四二賭命龔四八止住道不可不可他既在此做事鄉氏都幫助他的寡不敵衆枉惹人笑不如回復師中再作道理二人轉至宿松何期正在郭都監門首經過有認得董四的開着口對郭都監的家人郭興說道這來的就是那漢便汪革的心腹幫手叫做董學排行第四郭興聽罷心下想道家主之仇如何不報讓一步過去出其不意從背心上狠的一拳將董四揮倒急叫道拿得反賊

汪華千丁殺人的兇徒，若此宅裏奔出四五條漢子與衆衙坊上人一擁都來，虎狼與四八不敢相救，一道趕走了，那與都引趙方將董同着實劫起頭髮都掙得鼓鼓，淨一步一跌，解到當拾縣來，此時新縣官尚未到任，何縣尉又謀官去了，却是典史管印，不敢自專，轉解到安慶李太守處，李大守問前番汪華反情不實，輕事重報，被上司埋怨了一場，不勝懊悔。今日又說起汪華頭上，恨將起來，反怪地方多事，罵道：汪華殺人，一事系實有處，你了當與者將他罪，你已僞過了，如何又生事，誣害那與史甚與說起，許好不曉事，

[illegible]

場。衆將董四放了，郭與拜起方人等，一哄沒趣而散。董四被郭家打傷，負痛奔回淮安縣去。却說董四二先回，將錢四二告了淮治生業，及董四被郭家拿住之事，細說一遍。汪孚度道：必然解部，却待差人到安慶去，替他用錢營幹。忽見董四先着頭，弃個解說如此如此，若非李太守好意，性命不保。汪孚道：撩官府口氣，此事已撩過一邊了。雖然董四哥喫了些虧，也得了個好消息。又過幾日，汪孚自引了家童二十餘人，來到麻地，挨尋錢四二，與他說話。錢四二聞得汪孚自來，如何敢出頭，帶着妻子，連夜逃走去了。到獄

孚亦有之才

下房屋家計汪孚道這不義之物不可用之貲與本地炭戶等儘他搬運房屋也都拆去了汪孚買起木料燒磚造瓦另蓋起樓房一所將汪華先前炭冶之業一一查清仍舊汪氏管業又到天荒湖拘集漁戶每人賞賜布鈔以收其心這七十里天荒湖仍為汪氏之產又央人向鄉中上下使錢做汪孚出名批了執照汪孚在麻地坡住了十箇多月百事做得停停當當留下兩箇家人掌管自己回遂安去不一日哲宗皇帝晏駕新天子即位頒下詔書大赦天下汪世雄逃故回家到遂安拜見了伯伯汪師中抱頭而哭

聞得一家骨肉無恙，母子重逢，小孩兒已長成了，是汪孚取名叫做汪千一。汪世雄心中一悲一喜，過了數日，汪世雄稟過伯伯，同董三到臨安走遭，要將父親骸骨奔歸埋葬。汪孚道：此是大孝之事，我如何阻當？但須早去早回，此間武疆山廣有條地風水儘好，我先與你葬埋葬事。汪世雄和董三去了，一路無事不一日，負骨而回，重備棺木殯殮，擇日安葬事畢。汪孚向姪兒說道：麻地坡産業雖好，你父親在彼，撞了歲風，又地方多有他家舊四八和董三董四多有人認得，你去住不得了。我當初為一句閒話上，惱了你

父親勢口氣走向麻地坡去了以致失出許多事來今日將我的產業盡數讓你一來是見成事業二來你父親墳塋在此也好看管也教你父親在九泉之下消了這口怨氣那麻地坡產業我自移家住彼居住不怕誰人奈何得我汪世雄拜謝了伯伯當日汪孚將遂安房產帳目盡數交付汪世雄明白童僕也分下一半自已領了家小向麻地坡一路而去從此遂安與宿松分做二宗往來不絕汪世雄憑藉伯伯的財勢地方無不信服只爲妻張氏赴火身死終身不娶專以訓兒爲事後來汪千一中了武舉官做到

親軍指揮使之職，子孫繁盛無比。這段話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後人有詩贊云：

烈烈轟轟大丈夫　出門空手立家模
情眞義士多幫手　賞薄宵人起異圖
仗劒報仇因迫吏　挺身就獄為全孥
汪孚讓宅眞高蹈　千古傳名事豈誣

第三十九卷